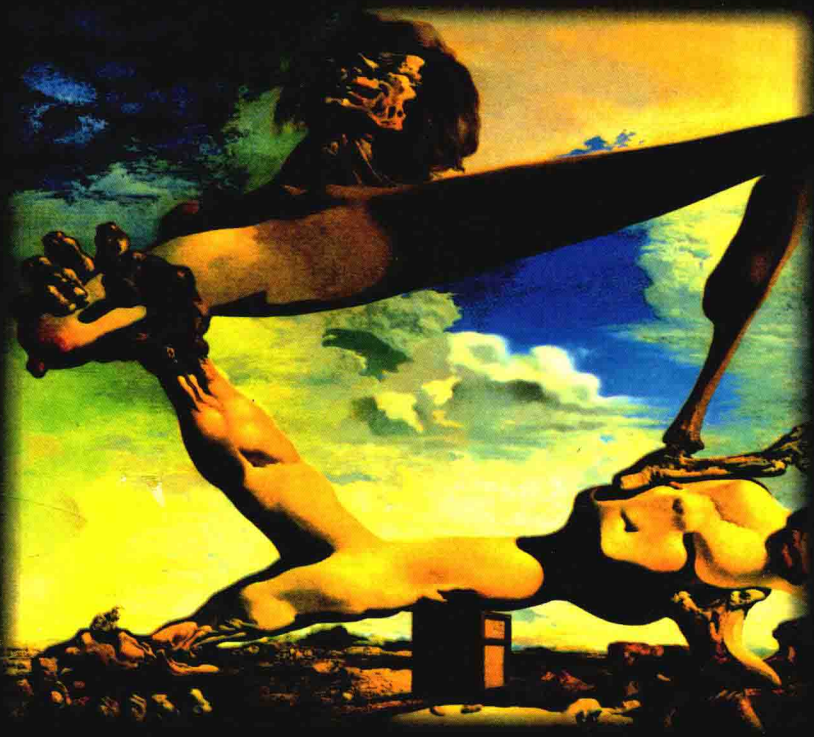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 癌病房

〔苏联〕索尔仁尼琴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癌病房

[苏联]索尔仁尼琴 著  
刘新增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 毫米 印张:702 字数:155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

ISBN7-5312-1346-X/I·313 定价:5800.00 元(全 60 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 【内容梗概】

癌症楼又名 13 号楼，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因为脖子上长了个肿瘤，住进了医院的这幢楼。“13”这个不吉祥的数字，使他这个从不迷信的人心也为之一沉。突然长出的肿瘤让他苦恼，但使他更苦恼的是，他这个领导干部治病住院却不能享受特殊待遇，而只能作为一般病员，被安排在寒伧、简陋、杂乱、嘈杂的大病房里，和其他病人混住在一起。

年轻时，卢萨诺夫靠告密取得上司的青睐，几十年来他诬陷过很多有才华、有作为的同事。住进医院前，他担任一家工厂的人事干部。他和妻子卡碧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婚姻美满，育有 4 个孩子，住在豪华富丽的房子里。但突然间疾病“像雪崩一样临到一个本来无忧无虑、幸福美满的人头上”，他被世界福绝了。然而即便是在治疗住院，他也无法忘却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现在遭到的“不公平”待遇。

他住的病房里共有九个病人。他们分属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性格各异，生活背景也各不相同，对生了癌马上会死去的现实也态度不一：有少不更事、对病情懵懂不晓者，有对病情不得好转而绝望者，有因绝望而游戏人生者，也有不为生病而改变心境、仍然刻苦攻读专业书籍者……他们各



## 癌病房

自带着不同的生活烙印，汇聚在一起。

这九个人中，有一个叫科斯托格洛夫，是个刑满释放犯。他是个政治犯，被判了七年徒刑。判刑时没有判决书，只有一张凭单，他被流放了，刑满后也不得归原居住地，被强制留居在边远地区。他的病被耽搁了，入院时几乎是奄奄一息了。治疗后，他的身体有所好转，心境也开朗了许多，并一改沉默寡言的旧习，向病友们大胆地发表着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的看法。在他的内心深处，重新激起了生活的热情。他终于战胜了癌病，走出了死亡之楼——13号癌病楼。

在病室里，还住着一个令大家讨厌的建筑工人叶甫列姆。这个人年纪已不轻了，却孑然一身，生性放荡，生活随便，天生不爱读书。但在癌病室，他却读起书来，竭力想探讨“人靠什么活着”这个大问题。其他病人嘲讽他，他也置之不顾。老布尔什维克舒路宾也是九个病人中的一员。他为人善良却生活坎坷。在地狱的入口处，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癌症楼里医护人员不多，他们都尽心尽力工作着，帮助病人们和死亡斗争着。他们中有热情、快乐的医学院学生卓娅，她还没毕业，是来医院挣钱的，病人们都喜欢她；医生董佐娃医术高明，工作认真，却不幸也身染重病，病人们十分尊重信任她；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是个已有几年工龄的年轻医生，她在业务上认真向她尊称为“妈妈”的董佐娃学习，她同情病人的不幸遭遇，总是尽力地宽慰他们。

病房里的生活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病房外却发生着一件又一件大事：最高法院全部改组，对过去的案子普遍进行了复查，一些错案得到了纠正；部长会议主席自动请求解除职务，得到了最高苏维埃的批准……身患绝症的病人们被这一切变化



所震惊，他们不仅在谈论着各自的病情，也议论起病房外的国家所患的“病”。

### 【作者介绍】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 ），前苏联俄罗斯作家。1918年12月11日出生于北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言系，在他出生前六个月逝世。出生后一直跟随未再嫁的做中学教员的母亲生活。5岁随母迁居罗斯托夫。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大学期间还参加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习文学，因苏德战争爆发而中止。这之后他入伍，先编入后勤部队，后入炮兵学校受训，结业后上前线任炮兵连长，曾受奖两次。1945年春，因在和朋友的通信中骂了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判刑8年。刑满后流放哈萨克斯坦，56年解除流放，后定居梁赞市，在一所中学教数学。1962年，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在《新世界》上发表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轰动国内外。1963年加入苏联作协，同年又有《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玛特辽娜的家》、《为了事业的利益》问世。1966年发表短篇小说《带围腰的扎哈尔》。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勃列日涅夫的执政，苏联国内加强了对他的批判和监视。1967年，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1968年，因在法国出版谴责苏联劳改营的“残酷”和“不人道”的长篇小说《癌病房》、《第一圈》，翌年被苏联作协开除。1970年，“由于他作



## 癌病房

品中的道德力量——藉着它，他承续了俄国文学之不可或缺的传统”而被授予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1971年至1973年，他又分别在西欧发表《1914年8月》和《古拉格群岛》。1974年遭到拘留，被剥夺了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他先后流亡西德、瑞士，后被美国参议员授予“美国荣誉公民”称号而移居美国，潜心创作《红色车轮》系列小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他的旧作在苏联重新发表，苏联作协也撤销了开除他的决定。

### 【遭禁经过】

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在苏联，《癌病房》是禁止出版的书籍。这本书在苏联的命运，是和苏联政治形势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

1954年，索尔仁尼琴还在劳改营时，曾罹患胃癌，他被送往塔什干一家医院采用放射性治疗。这段住院治疗的经历构成了《癌病房》的素材。小说创作于1963至1969年。俄文版最早是1970年由法国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在巴黎出版的。小说刻划了九个癌症病人，描述了他们在死亡面前不同的态度和反应。因此，小说的主题实际上探讨的是人如何生活。在这批被死神所包围的病人们的心中，高悬着死亡的威胁。死神使不同形态的人趋于平等，犯人和看守员之间、循规蹈矩者与被迫放逐者之间、年轻的共产党员和迷信的老太婆之间建立了友情，病人们也开始检讨过去、反省一生。很明显，这一主题使《癌病房》近似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尼奇之死》。在这本书中，索尔仁尼琴也重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旧调，即复兴宗教，用宗教拯救、医治社会问题。其实，这样一部小说并没有过多



地暴露和指责苏联社会的黑暗面，但在苏联仍遭到被禁止出版的厄运，这与索尔仁尼琴当时的处境有关。那时，他在苏联已从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时的荣誉最高峰跌落下来，因为在此之前，他因向当局呼吁“创作自由”、在西欧出版描写莫斯科近郊特殊监狱玛甫里诺内幕的小说《第一圈》而被作协除名。这一事实激起了许多西方著名作家如萨特、阿瑟·密勒、迪伦马特、伯尔等人的抗议，也使索尔仁尼琴成为苏联文艺界“持不同政见者”的领袖人物。1969年11月26日的《文学报》上有篇文章称索尔仁尼琴“与那些反对苏联社会制度的人同流合污”，因此，《癌病房》遭禁也就不难理解了。



## 目 录

### 第一部

|      |                    |       |
|------|--------------------|-------|
| 第一章  | 根本不是癌症 .....       | ( 3 ) |
| 第二章  | 增添智慧不能靠读书 .....    | (13)  |
| 第三章  | 幼 蜂 .....          | (34)  |
| 第四章  | 病人的忧虑 .....        | (51)  |
| 第五章  | 医生的忧虑 .....        | (70)  |
| 第六章  | 切片分析始末 .....       | (83)  |
| 第七章  | 治疗的权利 .....        | (101) |
| 第八章  | 过活靠什么 .....        | (116) |
| 第九章  | Tumor cordis ..... | (131) |
| 第十章  | 小孩儿 .....          | (145) |
| 第十一章 | 桦树癌病 .....         | (162) |
| 第十二章 | 复燃的欲望 .....        | (185) |
| 第十三章 | 重现的幻影 .....        | (211) |
| 第十四章 | 审 判 .....          | (224) |
| 第十五章 | 人和人的想法不同 .....     | (238) |
| 第十六章 | 真是怪事 .....         | (253) |
| 第十七章 | 伊塞克库尔的草根 .....     | (263) |
| 第十八章 | 墓道的入口 .....        | (281) |



|       |               |       |
|-------|---------------|-------|
| 第十九章  | 与光速接近 .....   | (295) |
| 第二十章  | 回忆是美好的 .....  | (313) |
| 第二十一章 | 逐渐消散的阴影 ..... | (329) |

## 第二部

|       |                  |       |
|-------|------------------|-------|
| 第二十二章 | 沙漠中的河流 .....     | (347) |
| 第二十三章 | 为何不好好过日子 .....   | (354) |
| 第二十四章 | 输送血液 .....       | (381) |
| 第二十五章 | 薇 加 .....        | (398) |
| 第二十六章 | 伟大的创举 .....      | (413) |
| 第二十七章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趣 ..... | (432) |
| 第二十八章 | 百事呈凶 .....       | (447) |
| 第二十九章 | 软话和硬话 .....      | (465) |
| 第三十章  | 暮年医生 .....       | (483) |
| 第三十一章 | 市场英雄 .....       | (501) |
| 第三十二章 | 反过来看 .....       | (519) |
| 第三十三章 | 如意的结局 .....      | (536) |
| 第三十四章 | 结局比较悲惨 .....     | (552) |
| 第三十五章 | 开天辟地 .....       | (565) |
| 第三十六章 | 也算是最后的日子 .....   | (593) |

# 第一部





## 第一章 根本不是癌症

按号码来排的话，癌症楼就是十三号楼。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这种迷信思想。可当他的眼睛触碰到住院许可证上的“十三号楼”字样的时候，心毕竟陡然往下一沉。为什么不把其他科如假肢科或肠道科编为十三号呢？他们太不体贴病人的心情了！这样做无疑使病人本已沉重的心更加沉重了。

但是，目前整个共和国，只有这家医院能够治好他的病，因此，除了这个地方他无处可去。

“可我又不是生癌，您说是不是，大夫？我不是生癌吧？”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满怀希望问道，同时用手轻轻地摸了摸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那玩意儿长得很快简直一天比一天大，不过还没有冲破洁白完好的皮肤。

“不是，当然不是，”女医生董佐娃边用粗大醒目的字体在病史上写了一页又一页，边对他说些安慰的话，尽管这样的话已经被重复了十来遍了。她写字时必须戴上副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再把它摘下。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也不好，给人很疲倦的印象。这还是几天以前门诊时的情形。病人一旦被告知要到癌症楼，也许只是去就门诊，就已经心惊胆战得夜里难以入眠了。可是董佐娃一下子就要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住院，而且催促他愈快愈好。



## 癌病房

这病在短短两星期内简直就是雪崩似的来到一个原本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人身上，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出人意料。但是还有一件事使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更加苦恼，其程度不下于疾病本身，那就是：他只能作为一名普通病员住进医院。治病不享受特殊待遇——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为了这件事，他曾打电话给盛佳平，给叶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乌尔马斯马斯巴耶夫，试图找到这所医院的专家，并要求找一个小房间布置一下暂时充当特别病房。可是，这里实在人太多，挤得厉害，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最后只是通过整个医疗中心总院长的门路，才答应给予惟一的一点特殊待遇，算是对他的照顾：免去自己排队等床位、进公共浴室洗澡更衣这套繁琐手续。

这时，尤拉开着他们家那辆淡蓝色的“莫斯科人”牌轿车，把父母亲送到医院。车一直开到十三号楼的台阶前。

在那毫无遮蔽的水泥台阶上站着两个身穿很不整洁的绒布晨袍的女人，由于天气相当冷她们只好双手抱肩，缩紧脖子。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自打看到那两件不干不净的晨袍开始，就已经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厌烦：台阶面上的水泥被蹭得露出了砖头；门上的把儿给病人抓得失去了光泽而锈迹斑驳；候诊室里也破烂不堪，地板上的漆早就剥落，橄榄色嵌壁板高高地却看上去脏得让人无法忍受，板条钉就的大长凳根本不够坐，太多的人们只好不管不顾地干脆坐在地上；远道而来的病人很多，有穿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系着白色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一片暗色中显眼的紫色或红红绿绿的是年轻些的女人的头巾，人们脚上穿的都是皮靴或橡胶套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解开衣襟的大氅拖到地上，全身



瘦得可怕，只有肚子却鼓得老高，他不停地在叫疼。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被这个小伙子的号叫弄得心烦意躁，好像小伙子是在叫嚷他的痛楚，而不是在诉说小伙子自己的痛楚。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面对此情此景脸上顿时失去血色，连嘴唇都变白了。他停下来悄悄地对妻子说：“卡芭！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不然我会死在这里的。”

担心的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紧紧抓住丈夫的手不放，说：“巴申卡！你要咱们回哪儿去？……以后可该怎么办？”

“再试试看，或许还能跟莫斯科方面疏通成功……”

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把脸转向丈夫，本已很宽阔的脸由于衬着一头浓密的古铜色短发而越发显得宽，着急地说：“巴申卡！也许再过两个星期莫斯科方面还没法疏通。我们不能光等着，那个东西每天都在长呢！”

妻子牢牢地扼住他的手腕子想以此壮他的胆，给丈夫增添力量。在社会上和公务方面，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有自己坚定不移的主见，因而觉得在家庭事务中依靠妻子心里就分外踏实、愉快。因为她总能对重大的事情，作出迅速而正确的决断。

可是长凳上的小伙子还是在那里折腾个没完，一个劲儿地号叫着！

“没准医生能同意出诊……咱们自己掏钱……”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话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心里也觉得没有把握。

“巴西克！”心里跟丈夫一样痛苦的妻子还得继续劝说丈夫留下来。“你也知道，掏几个钱请医生出诊不费什么事儿，这也是我自己一向最积极主张的。可是咱们已经打听清楚：这里的医生不收钱，不出诊。而且看病要用仪器设备。办不到



.....”

其实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只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心中也明知道那样是不可能办到的。

肿瘤医院的院长已告知他们，下午两点由护士长在这里的楼梯脚下等候他们。这时只有一个病人拄着拐棍正从楼梯上下来，没有护士长的影子，而且楼梯底下她的一间小室也锁着。

“跟谁提前约好都没有用！”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不由得发火了，“这些人拿了工资是干什么的？”

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在写着“禁止穿外衣入内”的走廊里走向前去，肩上却仍然裹着用两张玄狐皮做就的特别大的一条领子。

剩下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仍呆在穿堂里。他把头稍微侧向右边，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下颌与锁骨之间的肿瘤。他觉得：从刚才他在家对镜围上围脖时看的最后一眼到现在，才半小时内肿瘤好像又大了许多。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一阵虚软，想要坐下。可是长凳看来脏得够呛，而且还坐着一个系着头巾、脚旁放着一只油兮兮的口袋的娘们儿，让她给腾出位子来还得开口要求她挪动一下她的身子。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嗅觉特别灵敏，他好像老远就闻到了那只口袋发出的臭味。唉，看来我们的居民是难以学会出门时带着整洁的手提箱。不过，现在长了这个肿瘤已无心思多想这些了。

小伙子痛楚的叫喊声、眼睛所见脏兮兮的景像、鼻子所闻难闻的味道——这一切一切已经把卢萨诺夫折磨得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快要崩溃了。只得轻轻往后靠在墙上一处凸出的地方。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乡下人，端着一只容量为半公升上面贴有标签的玻璃罐，里边几乎盛满黄色的液体。他非但不遮盖起



罐子，相反很过份地高高举着，好像排队买来的一杯啤酒让他引以为荣、沾沾自喜。乡下人走到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面前停住了，差点儿没把玻璃罐伸到他鼻子底下，看来是打算向他问讯；但一看到他头上的海狗皮帽，又转身向前，去问拄拐棍的那个病人：“劳驾，这该往哪儿送，哪？”

断腿的病人一言不发，只是指了指化验室的门。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顿时觉得恶心想吐。

一个穿白罩衫、头上什么也没戴的护士打开外面的门走了进来，她样子实在不俊，脸太长。她一下子就注意到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并猜出是谁，所以径直走到他跟前。

“对不起，”她气喘吁吁地说，可能是太匆忙之故，脸红得同搽了口红的嘴唇差不多。“请原谅！您等我很久了吧？刚才有一批药送到，我在签收。”

已厌烦不堪的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来想用尖酸刻薄的话回敬她一下，但想了想忍住了，什么也没说。等待总算有了结果，他已经够高兴的了。尤拉拿着一袋子食品和一只手提箱走过来，跟刚才开车时一样只穿一套西服，不戴帽子；神态自若，一络额发晃动不已。

“跟我来！”护士长叫道，并且向楼梯底下她的小房间里走去。“我已经知道，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跟我讲过，您不用穿医院的病人服，而是穿自己带来的睡衣。但是，有一点要清楚必须是新的，从未穿过，是不是？”

“刚刚才从商店里买来的。”

“必须得这样，不然的话必须经过消毒，懂吗？您就在这里换衣服。”

她打开一间小扇胶合板的门，把灯打开，小屋里一下子亮